抗日史料的故事

自己的日本自己抗

文・圖—黃震南 藏書家

在日軍正式登台之前，日本早已對台灣展現高度的企圖心。藏書家黃震南帶領我們從《臺灣軍記》到《風俗畫報・臺灣征討圖繪》，看征服者眼中的台灣，也從洪棄生、王石鵬、連雅堂、洪興全等文人的角度，看看他們如何以筆為鋤，默默在書頁中，種下抗日的種子。

數年前，台北紀州庵辦了一場「古書鑑定團」活動，由藏書家傅月庵先生與舊香居舊書店吳雅慧小姐主持，邀請民眾將家裡的舊書拿來「鑑定」。結果到場者分明都是藏書家，每個人都拿出珍本來「明知故問」一下，事實上就是愛書人的分享大會。在那一場我帶了幾本《風俗畫報》過去，傅月庵先生見書大喜，因為遠流出版社曾經出版過一本《攻台見聞：風俗畫報・台灣征討圖繪》，便是這套畫報第九八、百一、百三、百五、百九號《風俗畫報・臺灣征討圖繪》5本的中譯本，而當時他正是遠流出版社的編輯，翻閱過從日本來的原書，今番又在紀州庵重見，讚不絕口，直說這一套比當年在遠流看到的品相更好。有傅月庵先生美言，會後眾人圍聚過來，爭相一睹此書風采。有人問我：「這真是你家裡傳下來的書嗎？」我聞之不禁失笑。

這次台灣文學館舉辦的「從甲午戰爭到乙未割臺文學特展」，其中利用這套《風俗畫報》設計的「拉洋片」，無疑是最引人注目的展示區。然而，家父與我雖然提供了數十件割台／抗日文獻展出，但是裡面我家祖傳的，倒是一件也沒有。我祖父生於1906年，生平唯一一件跟抗日牽得上關係的，可能是年輕時騎著腳踏車到鄰庄聽蔡培火演講過。這些文獻，既然不是祖傳，自然毫無例外的，都在舊書店購得。

這套《風俗畫報》是我在台北百城堂舊書店購得。當時在老闆桌上看見這一疊舊書，包括：《臺灣征討圖繪》5本、《臺灣土匪掃攘圖繪》2本、《臺灣蕃俗圖繪》2本。吾雖粗淺，也知道碰上不得了的東西，心裡讚嘆這等只合放在博物館櫥窗的古物，竟然有朝得能親手翻閱。料想價值非凡，但多少知道行情以增見聞也好，便向主人詢價；價錢竟不如想像中高昂，欣喜如貧童得噹八寶飯，當天遂將之帶回。

以征服者之眼來看台灣

《風俗畫報》是日本東陽堂於明治22年（1889）2月10號發行，延續至大正5年（1916）終刊的畫報；而這份遠在日本東京神田區發行的畫報，竟成為最早記錄日軍來台過程的史料，原因是這畫報每期有不同專題，其中有些專題是和台灣相關的。許多論者以為其中發行於明治28年（1895）8月30日的第98號，是最

《風俗畫報》中有關台灣的專題報導。

早繪有台灣風土民情的畫報，然而嚴格來講並不是。最早的應該是同年5月25日發行的第92號，該期是《征清圖會》，但有部分內容記錄了日軍攻打澎湖群島的經過，這本才是廣義而言最早繪有台灣（台澎地區）風土民情的畫報。這本第92號的《風俗畫報．征清圖會》，後來也多虧百城堂主人林漢章先生替我覓得。

1895年日軍來台，記者及畫家也即時隨著軍隊南征北討，記錄在台見聞。由於當時攝影技術未臻成熟，戰地記者無法在兩軍打得正慘烈時攝影；因此日軍攻台第一手的戰場影像，就只好借助畫家的手眼來留真。畫報內圖片皆以寫實性的寫生及版畫呈現。《風俗畫報．臺灣征討圖繪》主要分幾個項目，封面翻開就看得到「口繪」，以現代雜誌的概念來說，也就是「隨書附贈開卷折頁全彩大海報」。再來是「論說」，由編輯人野口勝一等撰寫當前戰況或未來展望。接著「記事」的部分是主體，描述各地之戰爭狀況以及台灣概況。最後的「雜錄」或「漫錄」則以文字和圖繪記錄台灣的風土民情。一方面以戰爭的描述讓日人得知最新戰況及戰功，另一方面則以台灣的市街圖、民間習俗等讓讀者認識這塊新疆土。

由於畫報中的報導是由隨軍記者寫的，因此保存了日治第一年親身經歷者的見聞。這種圖文並茂的畫報，比起一般只有文字說明的報導來得生動、有感染力，受到了大眾的歡迎，而且繪畫更能呈現相片無法表達的內心層面。除了記者親身的戰地見聞之外，畫報中也收錄了各種公私信函、公報、檄文以及台灣民間的風情等，內容相當豐富，可補正史之不足。

當然，這系列畫報是以征服者的立場來書寫，內容不免或有渲染之處；然而作為日治初期的歷史、美術文獻，雖然畫報的敘述是主觀的，但重要性絲毫不減。

然而，其實在日軍正式登台之前，日本早已對台灣展現高度的企圖心。早在牡丹社事件時，日本突破了清廷對台灣原住民疏於關注的漏洞，成功地佔領部分台灣土地，甚至築起了房舍。這是日本自明治維新之後第一次對外用兵，而且取

1874-1875年《臺灣軍記》中的台灣地圖。

得了大勝利；這等大事，自然值得大書特書，在1875年日本出版的山口謙《近世史略》與田代幹夫《臺灣軍記》皆有詳細的紀錄。不過《臺灣軍記》中附錄的台灣地圖，橫看豎看都不太像今天的台灣，並非這一百多年來台灣島地形起了翻天覆地變化，而是當時對台灣地形探勘不夠全面。就算是1895那一年的《國民新聞附錄二：臺灣地圖》，台灣東部看起來還是有些變形的。不過，從牡丹社事件結束後的1875到乙未割台的1895年，這二十載中日本人肯定仍然隔海密切注意台灣，期待哪天大清國一個手滑把台灣給掉在路上了馬上撿回去養。尚未簽訂馬關條約時，日軍已經先行佔領澎湖，到1895年5月，軍隊通譯官岩永六一便在澎湖將《臺灣地誌及言語集》完稿，雖然倉促之間，編輯未臻完美，但仍足見日本的企圖心，展現出速度的力量。

文人以筆為鋤，種下抗日的種子

若說從《臺灣軍記》到《風俗畫報．臺灣征討圖繪》是以征服者之眼來看台灣，那我們換個角度，看看台灣人是怎麼看的。

鹿港文人洪棄生是抗日陣營中，極有代表性的人物。在乙未抗日失敗後，他閉門讀書，採取不合作態度，不講日語、不服日職、不穿日服，最有意思的是：不薙辮髮。1906年日本總督下令強制「斷辮髮」，日本警察要洪棄生剪下「清國奴」的辮子，他硬是不從，整天與日警玩躲貓貓，閃躲「髮禁」；直到大約1915年，日警強將他辮子剪下才算了局（那時候清朝在中國也早完蛋了，在台灣居然還有他這一號人物留辮子「遙懷」前朝），辮子被喀嚓倒有一個好處，就是他不必再與警察你追我跑了，他索性披頭散髮以「嬉皮士」造型過日，也不將頭髮理成符合「文明規範」的男子短髮。這樣性格的男人，其筆下之力道是可以想見的。

他寫下大量詩文，以詩文抗日，記錄日軍侵台暴行。他的詩集《寄鶴齋詩譬》我是在板橋的一家舊書店購得，價格極廉，就在書櫃上和一排民國七八十年的純文學書籍同列，然而詩句的控訴之沉重，我懷疑舊書店的夾板書櫃是否能夠支

撐。他的《臺灣戰紀》，寫成於1906年，由於無法在台印行，直到1922年才在北京初版；因為是自身的直接經驗與事後追述的直接史料，一向被視為研究台灣抗日史的重要文獻。我所收藏的《臺灣戰紀》有可能是中國「杭州古舊書店」於1980年印行的「複製本」，然而與國家圖書館及臺師大國文系收藏的《臺灣戰紀》杭州古舊書店版相比，又有些微不同，有可能是杭州古舊書店不只印行一個版本，或者另有原因，我仍無法斷定自己收藏的《臺灣戰紀》究竟是何來歷。

除了詩文之外，洪棄生在1897年完稿童蒙教材《時勢三字編》（後曾收錄於郭立誠編的《小兒語》中），以三字經的體裁教育學子認識中國史地，再擴及到世界地理，偏偏避談已經成為日本國土的台灣，這算是他的「精神抗日」。

且看洪棄生畢生排斥日本教育、日本制度、日本引進之新器物，其氣節凜然，連日本人都要為他在大門告示曰「士人住宅，不得驚擾」（不過後來還是被日本人抓去關，那又是另一個故事了）；然而從洪棄生最後仍和其子炎秋感情失和，其子偷偷閱讀新學之書、偷學日語，最後還盜領洪棄生的存款逃到日本唸書來看，介於新舊政權替換的關口，年輕文人與老文人的面對態度截然不同。

同一時代的新青年，他們有自己的抗日主張。這個新青年叫做王石鵬。王石鵬有一個夙願，就是整理爬梳明代至日治的台灣相關典籍，整理出一本集大成的「台灣學」，加上他相信地理知識能夠開化文明；於是就讀臺北師範學校，本著教育初衷的王石鵬終於在1900年將《臺灣三字經》完稿，是時他僅有24歲。王石鵬雖然歷經過亡國之痛，也曾萌生消極出世的心態，然而他畢竟有年輕人積極務實的一面，立即投身教育之中，為這塊土地編寫教材，強調台灣史地，

王石鵬：《臺灣三字經》，1904年出版。

《臺灣三字經》成為台灣傳統童蒙教材中，第一本完全以台灣為書寫對象的蒙書。

然而耐人尋味的地方在於，王石鵬這個人，似乎集「抗日」與「親日」於一身。就這本《臺灣三字經》來說，民俗學者郭立誠認為創作動機是「告誡後人不要忘本不要認賊作父，不要忘記割臺之痛」；且王石鵬生平也與幾位抗日意識強烈的文人王友竹等交好。然而《臺灣三字經》書前附錄臺灣總督府編修官文學士小川尚義題字「如此江山」，復請日本漢學家籾山衣洲校閱，請來官方、學界日人加持，還能說《臺灣三字經》是抗日作品嗎？仔細觀察《臺灣三字經》內文，遍尋不著任何有抗日情緒的詞彙，不過也沒鼓勵讀者親日；倒是在本書自序中，王石鵬用簡單幾句話交代從清朝過渡到日治，曰：「迨乙未之際，白馬盟成，又遭紅羊劫換」，些許透露出他的感觸。「白馬盟成」引用漢高祖劉邦殺白馬定盟約的典故，比喻清朝與日本所訂立的馬關條約。然而接著的卻是「紅羊劫換」，「紅羊劫」

是一種歷史讖緯之說，原指值逢丙午、丁未年，國家會遇大的動亂及災禍，後來泛指國難。日軍來台，王氏以「紅羊劫換」喻之國難，此「國」自然是大清國或臺灣民主國。在日人無孔不入的言論監管下，王石鵬僅能以這句成語，暗示他的遺民身分。

另一個身兼「抗日」與「親日」爭議的人物是連雅堂。在早期的國小社會課本中，連雅堂是以抗日英雄的形象出現在課文中。他撰作《臺灣通史》，為的是要台灣人勿忘自己的歷史，這個動機相信毋庸置疑。然而在1920年初版之時，《臺灣通史》找來了日本總督田健治郎題字「名山絕業」，再一翻還有前總督明石元二郎題的「溫故知新」；我們很難相信前後任總督會為「抗日意識」的《臺灣通史》背書，所以到了戰後出版的《臺灣通史》，這兩位總督的題字被撕了下來，換成徐炳昶教授的序，表彰連雅堂的民族氣節，讓這本書看起來更「抗日」。

不談這麼悲壯嚴肅的話題了，來看小說吧。1897年，一本奇書《說倭傳》（後改名《中東大戰演義》）在中國出版了，這是由晚清作家洪興全所撰，一本共33回的章回體演義小說，以甲午戰爭到乙未割台為背景，創作出一幕又一幕台民奮起抵抗的故事。故事後半，由黑旗軍首領劉永福獨挑大樑，率領台民英勇抗日，連他女兒劉大小姐也是巾幗英雄。黑旗軍神威到處，日軍無不喪膽，有詩為證：「黑旗士兵素威揚，殺敵堪誇膂力剛；笑煞倭人真膽怯，至今猶怕到臺疆。」雖然這段紀錄看起來像是發生在平行世界，不過，小說嘛，這樣寫才有人看。而這本《中東大戰演義》也成為除了「征服者」、「被殖民者」之外，從「第三者」筆下，想像建構出來的「抗日史」。我奉勸台灣的抗日先賢，不要感傷；隔著海峽，還有同志遙遙聲援著。

1920年初版《臺灣通史》，其中〈獨立紀〉改稱〈過渡紀〉避免爭議。

清末章回小說《中東大戰演義》中的明治天皇與李鴻章。（攝影／簡弘毅）

洪棄生、王石鵬、連雅堂，從1895年之後，不論願不願意，不折不扣都是「日本人」。他們的個性、學識、生長環境不盡相同，表現出來「抗日」的強度、方法，或許無法歸納在同一個光譜上，有時候對於新學科、新文明、新建設，他們甚至還有些「親日」。在台灣人的精神而言，「擇日不如撞日」（選擇日本，不如衝撞日本）；但葉榮鐘詩說得好：「無地可容人痛哭，有時須忍淚歡呼」，在日治時代的高壓統治下，有時還要適時用「親日」掩護「抗日」；必要「抗日」時，還得用迂迴婉轉晦澀象徵的方式，以免惹禍上身。反正自己的日本自己抗，態度要步步為營、且戰且走；同志們遍地開花，以筆為鋤，默默在書頁中，種下抗日的種子。

飛過來。飛過去。

飛進奇幻文學夢境裡

2015.3.24~6.7

台灣本土民間傳說的瑰麗色彩，神秘的經典神話傳說，充滿幻想的魔幻世界，透過書本上的文字幻化為各種角色，以故事、戲劇探訪不同的奇幻之旅，滿足那愛幻想的心靈，找尋故事背後的意涵，飛進奇幻的文學夢境裡。

奇幻文學主題書展

時間：2015.3.24~6.7
地點：台灣文學館，1F兒童文學書房

免費報名　故事人說故事

地點：台灣文學館，2F文學體驗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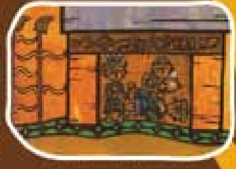
5.02(六) 14:00~15:30
《馬爺爺說民間故事》+鬼鬼紙偶DIY／貓小小

5.23(六) 14:00~16:00
《李田螺》、《仙奶泉》、《春神跳舞的森林》、《女人島》+團康+律動／胖叔叔

5.30(六) 14:00~15:00
《少年噶瑪蘭》+原住民舞蹈／沈采蓉

- 參加對象：國小學童，歡迎親子一同，4.13 起網路報名。

陳怡真文，楊翠玉圖 (2003)。《李田螺》。台北：遠流。



[illegible]文，李漢文圖(2006)。《仙奶泉》。台北：遠流。

楊子儀文，李漢文圖(2006)。《女人島》。台北：遠流。

嚴淑女文，張又然圖(2003)。《春神跳舞的森林》。台北：格林。

免費登記　親子奇幻劇場—《西遊記之大鬧水晶宮》

地點：台灣文學館，1F演講廳
時間：2015.4.4(六) 14:00 (演出+互動)
演出：台北木偶劇團

- 觀賞對象：親子共賞。
- 3.24 起線上登記，4.4(六) 13:20 現場取票，保留10 位身心障礙觀賞名額。

xdcm.nmtl.gov.tw/children　aas.nmtl.gov.tw

國立台灣文學館兒童文學書房
ID 搜尋 nmtlbooky

活動詳情請參閱兒童文學書房網站 http://xdcm.nmtl.gov.tw/children 或洽 06-2217201 分機2313 蔡小姐，活動如有異動或未盡事宜，另行公告於網站。

Illustrations & Design by TWOWEI design

國立台灣文學館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Literature　兒童文學書房

廣告